



城北人

CHENGBEIREN

黄国荣◎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植作品

一个坚硬如水的女人；
人的本性善恶并存。
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是大众善良之心在泯灭；
一位光而不耀的平民英雄，一个灿烂无华的不朽生命。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

——老子《道德经》



城北人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植作品

CHENGBEIREN

黄国荣◎作品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北人/黄国荣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80755-518-6

I. 城…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304 号

作 者:黄国荣

责任编辑:李 爽 hsls999@163.com

李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com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573 千字 印 张:23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518-6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

震

䷲ (下震上震)

象曰，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

像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脩省。

——《周易》

注：震，八卦之一，象征雷。

《象传》（象，音 tuàn）说，震惊百里，是使远方的人吃惊，使近处的人害怕。

《像传》说，（洊，音 jiàn，通荐，再的意思。脩，同修。）一雷紧接一雷，就是《震》卦的卦象。君子（观此卦象），恐惧戒慎，不断自我反省，努力修养德行。

1

方卓然从康妮手里接过请柬，谁这么做作？请柬有半张晚报那么大，金属镂空字、镂空花，十分的精致。打开一看，方卓然忍不住扑哧笑了。

牛鑫他这是搞得哪一出？

如今请客算啥，连叫花子都上饭店摆席，问题是牛鑫这请柬送得没道理。律师帮客户打赢官司，客户请律师吃顿饭答谢一下，人之常情，顺理成章。可牛鑫不是方卓然的客户，牛鑫是被告，方卓然是原告律师，方卓然愣是让牛鑫在法庭上大丢脸面，输了官司赔了十几万，他反过来请方卓然，除非脑子进了水，要不就是设的鸿门宴。

事情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三个月前台风袭击平海市，把鑫源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岭岫花园”三号工地的脚手架给掀倒了，砸伤十几个民工。民工砸就砸了，反正都是农民工，给俩钱抚恤一下也就了事。事情却并不这么简单，那十几个受伤的人里面，有一个砸丢了一条腿，丢腿的那个夏本柱不是工地民工，是个捡破烂儿的。嘁，一捡破烂儿的更算不了啥，比民工还次一等呢，给俩钱准会欢喜得小狗羊跳，牛鑫是这么想的。但是，牛鑫想错了！那个夏本柱不只是捡破烂儿，他还是五代祖传皮鞋匠。

五代祖传皮鞋匠捡破烂儿！鬼才信。可这是不以牛鑫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尽管你

牛鑫咳嗽一声，平海市东南西北哪都会晃动，夏本柱那条被钢板切下的断腿，在牛鑫心目中还不及一条狗腿，一钱不值。但牛鑫又想错了，人家有政府颁的执照在那里挂着呢。捡破烂儿是事实，他身兼两职，做鞋的时候，他是五代祖传皮鞋匠；捡破烂的时候，他是地道的叫花子。人家就这么个活法，也碍不着你牛鑫啥，凭啥把人家一条好好的腿给砸丢了。

夏本柱本来日子挺滋润，在乡里皮鞋厂当着技术员，他落魄到如此地步都是裆里那东西不老实。不老实并不是风流惹事坏了名破了财，问题出在第六代鞋匠的梦想上。他想生个带把的传宗接代，老婆秦梅珍倒是任劳任怨挺配合，他想咋折腾就跟着他咋折腾，咕噜咕噜一气给他生了四个，只是那肚子不那么争气，四个清一色全只能蹲着撒尿。房子都让“计生办”推倒了，撵得无处藏身，不认命也得认命，只好躲到平海混日子。一双手修鞋做鞋，糊不住六张嘴，没咒念，只能早晚加班加点捡点破烂儿作补充。该着他倒霉，脚手架倒就倒呗，横杆竖杆连缀成片，就算倒下砸着也不会砸那么结实。偏偏那脚手架上有块厚钢板，钢板有两个厘米厚，两米多长，一米半宽，是架在脚手架与楼壳间专供运料人和小铁车当跑道的。不早不晚，不偏不倚，就在夏本柱上前去抢那只纸箱时那钢板咬了他的腿。这他娘砸下来，比西方古代断头台上砍头那铡刀还厉害。咔嚓！夏本柱啥也没觉着，那条右腿就跟一截烂木头一样滚到一边让野狗叼走了。

夏本柱的右腿丢了，一家五口女声大哭小叫汇成交响合唱，他毕竟是全家人的指望。牛鑫却看都没去看一眼，“岭岫花园”是市里规划的重点工程，事故是天灾，工地民工本来就怕丢饭碗，给了俩钱就都乖乖地大气不出，照旧上工地拼命流汗。牛鑫把夏本柱的事交给了他的司机乔师傅。乔师傅给夏本柱付了医药费，另外拿出两千块扔给夏本柱，说算是惊吓安慰费。夏本柱啥也没说，把那两千块钱照着乔师傅那样扔还给了他。乔师傅不客气地问，你还嫌少？夏本柱开了口，他问乔师傅，砸断一条狗腿要赔多少钱。乔师傅说，那要看啥狗了，要是宠物纯种洋狗，你这种人的腿，一百条不顶它一条。要是那种野狗，即便砸死也是白死，一分钱用不着赔。这话伤了夏本柱，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心里在吼，我倒要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人还是狗！

夏本柱没本事跟牛鑫拼，也没钱跟牛鑫打官司，反正腿断了，也干不了啥活挣不了啥钱，他只能干他能干的。夏本柱从乔师傅见他的第二天起，天天胸前挂一块牌子，露着那半截断腿，趴到市政府大门口的台阶下面，不哭，也不喊，只让进进出出的市政府的公务人员们还有来市政府办事的各色人等天天看他牌子上那几个字。那牌子上写着，“我是人还是狗？”

方卓然为注册律师事务所的事去司法局办事，进去时他没在意，只是朝趴地上的夏本柱扫了一眼，上访喊冤的有的是，他没当回事。方卓然办完事出来，才看到夏本柱胸前那块牌子。是人还是狗？在政府大门口问这种问题，事情小不了。方卓然驻了足，他蹲到夏本柱面前，问了他前因后果，问完之后，他跟夏本柱说，你别在这儿趴着了，趴一年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免费替你打这场官司。

方卓然之所以要免费替夏本柱打这场官司，同情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因素，更多的他还是为自己着想。他正要离开陈大平的律师事务所自立门户另起炉灶，他想捡破烂儿的跟亿万富翁打官司，鸡蛋要是能撞破石头那就是抢手新闻，要是他真把官司打赢，花几万块钱为事务所做广告都不会有这种轰动效应。再则，陈大平是牛鑫的鑫源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的常年律师，他要是帮夏本柱告牛鑫，对手便是陈大平，假如在法庭上把陈大平击败，离开大平律师事务所就名正言顺，再不会另有闲话。这么一谋划，方卓然就

下定决心要打好这场官司。

陈大平没为这官司用多少心思，一捡破烂儿的，明明脚手架要倒下来了，明明人家把他拉到了一边，他却为抢一只纸箱故意往死里撞，这显然是故意“碰瓷”，想讹人，责任完全应该自负。再说对手是方卓然，自个儿的属下，打这种官司，小菜一碟。

法庭辩论方卓然一直微笑着等陈大平说，让陈大平问，直到他说完了问够了，再没有话可说可问了，方卓然才慢条斯理地站起来。方卓然一语惊人，他先向法官声明，他只问了牛鑫一句话，也只要牛鑫回答一个字，至多两个字，是，或者不是。全场顿时静了下来，把眼睛都盯住了方卓然，看他要问一句啥话。

方卓然不慌不忙来到牛鑫面前，他问，夏本柱那条右腿是不是他们集团公司三号工地脚手架上那块供运料人和小铁车奔跑的那块大钢板掉下来砸断的。牛鑫当时就傻着眼睛看着方卓然开不了口，方卓然也不再重复，只拿两眼盯着牛鑫的眼睛等他回答，牛鑫憋了半天，没办法，他回答那个字，是。

方卓然当场就向审判长宣布，他要问的问题完了，大家都听清了牛老板的话，我当事人这条右腿是被告集团公司三号工地脚手架上那块大钢板掉下来砸断的。《平海日报》当日的大标题是“方卓然律师一句证词赢官司”。

卓然律师事务所正在装修，里外一片忙乎。

方卓然看完牛鑫送来的那个请柬，一笑之后就顺手把请柬扔进了装修垃圾堆里。康妮却弯下修长苗条的细腰，顺手又把请柬捡了起来，她是方卓然从大平律师事务所带过来的秘书。

老板，人家诚心诚意请你，不去就失礼了。康妮把请柬仍旧给了方卓然。

方卓然看着康妮，你说该去？

该去，绝对该去。

有那个必要？

康妮抱定主意，有，即使鸿门宴，更得去，理已经让你占了，不去就输了。

方卓然看了看康妮，愣一下神，觉得有道理，那好，我去会会这个牛老板，这里……

你放心去吧，这里有我和凯瑞呢。

踏上牛鑫公司办公大楼门前的台阶，谁都会感受到他在平海的牛气，这高台阶真跟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差不多。人家牛鑫却还很注意谦虚，每每人家拿这台阶说奉承话时，他总是乐呵呵地说，哪里哪里，少五级呢！少五级呢！谁也不知道人民大会堂的台阶究竟有多少级，这么说，设计这办公楼前，牛鑫准刻意数过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而且他是故意要比人民大会堂少五级台阶，就这事，细想想，不难想象他的内心世界。

方卓然夹着律师包噤噤正上鑫源集团公司办公楼的高台阶，迎面陈大平正好也夹着包下台阶。方卓然兴冲冲上台阶，陈大平蔫头耷脑下台阶，两人在这台阶上狭路相逢，多少有些尴尬。

方卓然主动招呼，陈律师，你好！

陈大平没立即回应，却看着方卓然，然后冷冷地开腔，方律师，没想到你除了过河拆桥，还有撬人饭碗的本事。

方卓然不知情，确实有点莫名其妙，但他任何时候都不想输人，天地变了，抱着老皇历过日子恐怕只能跟着夕阳西下了。

陈大平更来了气，做事别太绝，太阳呢不会一直只盯着一个人头顶照。说完他转身就走了，他走路那一耸一耸的样，是故意做给方卓然看的。

方卓然心里好不自在，他也不是吃素的，回过头去干脆再送了他一句，那你就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吧！

牛鑫的办公室有近一百平方米，装饰豪华，那张特大的老板台可能比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台还大。老板台上最显眼的是一个紫檀木雕——斗牛。遗憾的是只有一头牛，没有对手。老板台背后是一排紫檀木书橱，里面大多是装潢门面的大部头古籍书和工具书。老板台前摆几把皮制软椅。另一侧靠墙是一圈真皮沙发。办公室各处恰到好处地摆着花木和盆景。牛鑫修了头发，一身挺括西服，戴一条蓝色真丝领带，坐老板台后抽着雪茄，似乎某种得意还没有消退。

方卓然推开办公室门，牛鑫主动起身迎接。

方律师，你好！没想到这么准时。

方卓然谦和地道，牛老板召见，谁敢怠慢，不知有何吩咐？

感谢光临，有要事相商，中午略备薄酒。

两个分别在主、宾的位置上坐下。

牛鑫一副大老板的派头，方律师，咱们都挺忙，我就不客套浪费时间了，今天请你来，是要告诉你两件好事。

方卓然满腹狐疑，牛老板这里还会有我的好事？

我牛某做事不计恩怨，向来爱才如命。这次你虽然让我输了官司，但我欣赏你。

方卓然十分意外，承蒙夸奖，不好意思。

牛鑫似乎早就准备好了，他就手拿过一文件夹，从里面拿出两份合同，这是第一件好事，我要聘请你为本集团公司常年律师。

方卓然这才明白陈大平刚才的态度。方卓然没接合同，他发现牛鑫确是个商人，一场官司输了，他就把陈大平给辞了，太实用主义了。方卓然没想要指责牛鑫，他有自个儿的做人原则。于是他很坦诚回答牛鑫，牛老板，如果你是辞掉陈大平而转聘我，我不想接受。

牛鑫研究起方卓然来，如果说他原来决定聘方卓然，只是看上了方卓然在法庭表现出来的才华，那么现在让他打定主意的是方卓然的人品。

好好好，你能这么想，说明你为人正直，我钦佩。但是，你多虑了，我不是中途辞退陈大平，他的聘任期限已满，我们当然有重新选择律师的权利。

方卓然更是开诚布公，牛老板，我现在已经有律师事务所了，作为法人，我不能只顾个人利益，独自来集团公司担任常年律师，我要对我的事务所负责，还要对我的所有员工负责。请你另选别人。

牛鑫从老板台后站了起来，他一边走一边继续劝说，我知道你志向很高，我这里不会妨碍你奋斗创业，你只须兼职，用不着坐班，有事就请你来处理，平时你完全可以在你事务所全职上班，照常经营你的律师事务所，工资我照发。牛鑫表达了他的一片诚意。

方卓然看出牛鑫的诚意，他略作思考，觉得没有理由拒绝，既然牛老板这么看得起我，恭敬不如从命。不过，不坐班当常年律师不合适，那么，我兼做你集团公司的法律顾问可以考虑。

牛鑫松了一口气，他微笑着点头，我没有看走眼。好，那就当法律顾问，这里的业

务，对你来说区区小事。牛鑫说完，从容地再从老板台的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当啷放到方卓然面前的台面上。

方卓然不明白他啥意思，牛总，我用不着专门的办公室……

牛鑫故作姿态，这是第二件好事，据说你夫人很快要调回平海，你还住在关帝庙旧区，那边用不了多久就要拆迁开发，我开发的生态富人区岭岫花园 C 座已经封顶，一单元 1819，150 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

方卓然十分吃惊，150 平方米的房子，要近二百万，他只能实话实说，牛老板！别跟我开玩笑，我哪买得起这种高级住宅。

牛鑫哈哈大笑，你买不起，我可以优惠啊！你可以享受本集团公司老员工的成本价！

方卓然毫不犹豫地拿起钥匙放回到牛鑫面前，牛老板，请你给我一点自尊。我爱人这两天就调来平海，我现在是住在城北贫民窟，我们的确需要房子。但我绝对不会接受别人这种恩赐，买岭岫花园的住宅只能是我的奋斗目标，请相信我，将来我会买的。

完全出乎牛鑫的意料，从政府到商界，牛鑫真还是头一次碰上过拒绝他帮助的人，他欣赏地点着头，看来你不光有才，还讲人格，这么说，我就不勉强你，不过，我把心里话搁这桌面上，不管有啥困难，你只管跟我说。

方卓然看牛鑫挺义气，但他对商人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只是附和，牛老板，谢谢，这合同我拿回去看了再说。

好的，有不妥的地方你改，然后咱们再签约。

两个热和得像铁哥儿们。

2

天气预报说台风明晚登陆，方卓然一夜没睡安稳。清晨他去车站接林佳玲，出门先看天，太阳在东边露了脸，方卓然这才跟着阳光一起灿烂。今天是他人生需要记录的日子，妻子林佳玲调回平海结束两地分居，他的卓然律师事务所举行挂牌仪式。

方卓然亲自开车把林佳玲接回家，进屋放下行李，方卓然已急不可待，转身就把林佳玲抱上了床。两人久别重逢，自然是你欢我爱做得惊天动地。做完事，方卓然让林佳玲换衣服跟他去事务所参加挂牌仪式，林佳玲羞答答地说她想去学校报到。方卓然想了想，也好，反正挂牌十点才开始。他抱歉不能开车送她去学校，嘱咐她报了到就直接打车去事务所。

方卓然是个要强的男人，干啥都求最好。他一到事务所，立即逐项检查挂牌仪式准备工作。卓然律师事务所大门前的牌子上已经蒙上了红绸布，那是为政法委书记准备的，只要他将这红绸布一揭，一切就成了。

康妮今天穿一身红色的职业套裙，指挥着员工们把一只只花篮摆到大门两边。方卓然跟康妮正核实嘉宾最后确定情况，几个媒体记者赶到，一起围住了方卓然。方卓然一身西服，捂得头上直冒汗，他招呼记者们进屋，说外面太热。

方卓然刚进屋，西天涌起一块乌云，风怀着一个巨大的阴谋，推着乌云迅速扩散，没几分钟便满天乌云密布。沉重的乌云挂不住，朝地上压下来，压到房顶树梢，伸手就能拽着。一点过程都没有，接着铜钱大的雨点一个一个砸了下来。

康妮着了急，立即让员工把花篮往屋里搬！一阵狂风把没来得及搬的花篮刮得东倒西歪，有个花篮被狂风卷着骨碌碌滚出几丈。方卓然听到闷雷声，扔下记者冲出屋，亲

自去追赶那只花篮。老天有意逗他玩儿，刮走花篮引他出了门，接着哗！大雨点顷刻变成倾盆大雨，兜头浇下来，一点缓冲都没有，方卓然一身西服和康妮那身红色套裙眨眼工夫全湿了。

方卓然无奈地看着狂风大作，暴雨扫射，门前美丽的花篮都浇成了垃圾。狂风伸出手来，把那块覆盖在事务所牌子上的红绸布掀起抛向天空，像一道天书扶摇而上，不知在昭示啥。

方卓然律师事务所挂牌仪式泡了汤，暴雨把他的仪式连同他的愿望浇得一塌糊涂，浇得无法收拾。方卓然心情糟透了，辞职、申请、租房、装修、注册、招聘员工、筹划经营、打通人情关系，为这律师事务所开张，他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一切就绪，他就要在平海的电视台上露脸了，咣当！来这么一场历史罕见的大暴雨，把他的一切都给毁了。方卓然心灰意冷，仪式搞不成，客请了，饭得让人吃啊！他只好辛苦老同学伍志浩，让他先冒雨驾着摩托去海天大酒店落实午宴，他再交代康妮，给来的和没有来的嘉宾一一打电话，请他们直接去海天大酒店。

伍志浩驾着摩托冒雨淋到海天大酒店门厅，他的皮鞋成了水鞋。伍志浩庆幸一个客人还没到，没晾着客人让客人尴尬。

方卓然的车带着一股气冲上海天大酒店的门厅口，方卓然和康妮、凯瑞还有三个记者一起下了车，方卓然的皮鞋和裤子都湿了，他跺着脚走进大厅，嘴里不住地牢骚。

伍志浩立即过来安慰，卓然，还好，没耽误，好在一个客人都还没到。

方卓然听这话挺别扭，一个客人没到？

康妮有些担心，老板，这么大雨，客人肯定来不了这么多了，是不是退掉两桌？

方卓然已没一点情绪，你看着办吧。

一辆宝马开上门厅，方卓然弄不清是不是他的客人，两眼盯着宝马看。服务生打开门，牛鑫在车门处露了脸。

方卓然忙不迭抹掉脸上的阴沉，堆起微笑，赶紧过来迎接，牛老板，欢迎欢迎！

牛鑫下车开怀大笑，哈哈，开门大雨！方律师看来有大喜啊！

方卓然知道牛鑫是来给他捧场，不过是有口无心说些安慰话，事到如今，不能让大家跟着不开心，方卓然强打起精神跟牛鑫招呼。

方卓然突然想起了林佳玲，她咋到现在还没出现。林佳玲竟关了机，方卓然不明白，佳玲她咋会关机呢？康妮提醒他，很可能手机没电了。方卓然想，就算手机没电，她是知道海天大酒店的，她咋会到现在还不来呢？

康妮像做错了事一般，向方卓然请示，老板，雨太大，街都成了河，客人只怕都来不了了。

方卓然强作笑颜，这是天意，咱们就自请吧。

就在这时，一辆威驰缓缓开上门厅。方卓然和康妮赶紧迎过去开门。方卓然拉开车门，从车上下来那人让他心里不由得骂了那一句脏话。方卓然咋也想不到陈大平会来，他居然不请自来。

陈大平自家兄弟一般抱怨起来，卓然，这么大的事你居然不请我，我可是厚着脸皮来讨酒喝了！共事这么多年，合作不成情义在嘛！我给你贺喜来了！

方卓然像咬了舌头。听听这话说的，方卓然比嚼了苍蝇还恶心，可他没法把恶心吐出来，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他咋好赶上门客呢！

客人寥寥无几，加上全部工作人员只凑了一桌。方卓然这时横竖如此了，他豪爽地



端起酒杯，牛老板，陈老板，诸位记者朋友，今天本该是我方卓然大喜日子，事务所挂牌开张，算是个人事业的一件大事，但天公不作美，把一场喜事泡了汤。老天无情人有情，这么恶劣的天气，诸位冒大雨赏光捧场，足见大家重情重义，我发自内心真诚感激大家，来，我敬大家一杯！方卓然很激动地一口喝下了一大杯酒。大家助兴，也都喝了杯中酒。

牛鑫立即端起酒杯，笑容可掬，很让方卓然感动，方律师刚才说天公不作美，把喜事泡汤，这话不对！常言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要我看，今天的暴雨，预示着你明天要暴发！来，我敬你一杯！祝你风调雨顺！

方卓然真诚地感激，不，牛总，我敬你，感谢你的支持，咱们干双杯！

好！咱们喝双杯！

牛鑫举杯与方卓然碰杯干杯。

陈大平接着端起酒杯，牛老板说得好，是祸是福全在人，事在人为，我敬方律师一杯，愿你审时度势，把握好天时地利还有人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方卓然没法接他这话，这他妈啥意思，啥事在人为？啥审时度势？啥天时地利人和？还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逢啥凶啦？遇啥难啦？你明打明是来看热闹的。但他啥也不能说，只能端起杯子跟他喝酒。

伍志浩看出，陈大平实际是来向卓然宣战的。他不想让他们在这种场合对峙，他立即端起酒杯，今天是我老同学卓然的大喜日子，律师事务所挂牌是一喜，夫人林佳玲从外地调回平海夫妻团圆是二喜，我想这场雨水是赶来道喜！祝我老同学从此事业步步高兴旺，家庭日日和美幸福！

伍志浩与方卓然碰杯干杯，发现方卓然已经喝了不少，急忙劝阻，卓然，你喝得太多了，我干杯，你随意。

方卓然却不依，仰头一口又喝了杯中酒，接着一个一个打通关，每人一杯，没废话，端杯就干，人来了情绪都会意气用事，而且别人越劝阻越适得其反。

方卓然当场醉了，是伍志浩和康妮一边一个把方卓然架出酒店。方卓然脸色惨白，他的两条腿已撑不住身子，神志还有，但身上的一切都不再听他的大脑指挥，说话舌头都懒得配合。

伍志浩在街河里小心地驾着车，车突然熄火，淹在水里再打不着火。伍志浩往前看，一片车都泡在水里，驾车人一个个下车在操天的娘。伍志浩站在没膝盖的大水里毫无主张，车停在水里，推没法推，走没法走，进退两难，方卓然醉在后座上呼呼大睡。

3

林佳玲推着自行车走出城北中学大门，天色已经难看得像死了爹娘。乌云密密层层像口铁锅从天上扣下来，远处不时传来阵阵闷雷，地上的一切生灵都立即慌乱起来。林佳玲急忙蹬车往家赶，她要回家换衣服赶去参加丈夫事务所的挂牌仪式。

急归急，林佳玲心里倒是阳光明媚。清晨下火车到现在，她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尽管校长没有给她安排具体工作，而且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城北中学接收她完全是冲教育局处长伍志浩的面子，学校不缺人，班主任位置都满着，暂时不好给她安排位置。整个谈话给林佳玲一个印象，她是走关系硬塞给城北中学的多余人。尽管如此，林佳玲心情依然很好，她向校长明确表示，她放弃那里的年级组长和班主任调平海，是为了支持丈夫创业，结束夫妻两地分居，他们结婚七年还没有孩子，她想建一个完美的家，学校安

排她干啥都行。正巧8(3)班班主任崔静休产假，代她的俞老师也感冒歇病假，校长应付她，让她临时顶替一下。

夫妻分居生活终于结束了，方卓然见到她还跟新婚一样冲动，跟蜜月一般甜蜜，林佳玲心里美不可言。

林佳玲老远就看到了城墙上那座老城门的门楼，“北门”两个字依旧醒目。老城门几经修葺，仍保持一色陈砖，破败斑驳象征着它古老的历史。林佳玲骑车穿过老城门，老城门外是一条热闹的农贸商业街。沿街菜店卖菜的正在抓紧时间兜售剩菜，五块钱一堆，挣一块是一块，剩下烂了一分不得。小吃店、快餐店、油条摊、煎饼摊、豆花摊、烙饼摊、麻辣烫沿街摆了一大溜，各忙各的，也有不少人乘机捡便宜买剩货。林佳玲看天色不好，脚下更加用力。

街上车多人多，林佳玲想快快不了，只能缓缓行驶。路两边托运站、寄存店、网吧、桑拿、发廊、足疗、按摩、歌厅、旅店，五花八门、五颜六色，行行业业，应有尽有，都各自在忙乎。

风是突然旋转着卷过来的，地上的尘土杂草树叶连带街上商店的幌子、招牌一齐被旋风卷起，搅得天昏地暗，乌烟瘴气。街上立即鸡飞狗跳，大呼小叫。哗啦啦一声惊雷，雨点就像铜钱一样砸下来。紧接着一道道闪电弯的直的，竖着劈横着扫，织成电网，张牙舞爪；雷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似乎打响了太空大战，让人心惊胆战。哗啦！路边一棵大树被狂风推倒，电线、电话线，一一被刮带割断，路灯水泥杆子也一起撞倒。

哪个店的招牌被狂风掀下，飞毯一样掀起在空中乱窜，一家伙撞着谁家窗户，哐唧唧！玻璃碎片四溅。满街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被风雨卷着在地上翻滚，混乱一片。

咣当！林佳玲连人带车被狂风掀倒。林佳玲从地上爬起来，推着车子冲进路旁一个大门洞，浑身上下像从河里捞起，好在大家都这副模样，也就没啥好难为情。不大的门洞里面已经挤满了人，自行车没法推进去，只好放到屋檐下，这样她才勉强在门洞挤到插足的地方，这时她才看到身旁的那块木牌，木牌上写着，城北民工子弟学校。

林佳玲站在门洞里，除了看雨，还看旁边的教室。教室里面挤满了学生和教师，他们已无法上课，站在教室的窗口看这罕见的暴雨。孩子毕竟是孩子，出世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一个个欣喜得跳脚拍手，叽叽喳喳好不快活。林佳玲拧了一把头发上的雨水，呆呆地看着疯了似的暴雨。林佳玲想起该给丈夫打个电话，也不知他那里咋样。林佳玲从包里拿出手机，手机已没了电，她非常着急，挂牌仪式肯定也让暴雨冲了。

哗哗的暴雨越下越欢，带着一种兽性的狂野。街道变成了河流，大车小车都像船一样漂在街河里。洪水夹带着门板、桌椅板凳、箩筐等各种杂物在街河里汹涌澎湃，趁火打劫，危害着地面的一切。

民工子弟学校的位置在大街S路拐角的低洼处，街上的洪水一股一股奔泻而来，直接先冲撞到民工子弟学校教室的墙壁上，然后再拐弯泄去。暴雨已经下了近一个小时，林佳玲和门洞里的人只能眼巴巴看着暴雨毫无办法。

轰隆隆！一股激流冲来，撞在民工子弟学校教室的墙上，一排教室轰然倒塌，教室里发出一片惨叫和惊呼。林佳玲再看教室，房子不见了，那些跳脚拍手的学生也不见了，她再隔着雨帘看过去，教室变成了废墟，那一片瓦砾中伸出一只只手和脚，还有一些人头，他们在拼死挣扎。林佳玲一下反应过来，她声嘶力竭地高喊，不好啦！房子塌啦！学生埋地下啦！快来救人哪！快来救人哪！

林佳玲喊着，她先把自个儿喊出了门洞，身不由己地冲向倒塌的教室。就在这时，躲雨那个门洞也发出一声开裂的声音，门洞里躲雨的人纷纷惊叫着自顾逃命。

林佳玲冒着大雨冲进倒塌的教室，教室里一片哭叫。赵汉山被埋在一堆瓦砾中，两只脚露在外面不住地在挣扎，但他无法推开压在他身上的那些桌椅和水泥梁、瓦砾。郭小波被水泥檩条压在地上恐怖地在喊救命。夏红云的一只小手伸在瓦砾之外，无声地在抓挠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学生横七竖八被埋在断桌椅板凳、水泥檩条和瓦砾之中……

林佳玲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帮就近的赵汉山扒身上的水泥板和瓦砾。一张没压断的课桌保护了夏青苗，她只是头上砸破了皮。她从桌子底下钻出，满头满脸都是泥水，头上流着血。她脱险后立即找妹妹，可着嗓门喊，红云！红云！林佳玲终于挪开压在赵汉山身上的水泥板，帮他废墟中爬出来，但他显然受了内伤，他说不出话，也爬不起来。林佳玲扶他在一边躺下。林佳玲再帮郭小波搬压在他身上的水泥檩条，林佳玲搬不动，她回头从瓦砾中找到一根断桌子腿，她拿桌子腿撬水泥檩条。

刘玉英拉着路富根等几个人赶到现场，路富根一看这场面手都发抖，他立即喊刘玉英，刘主任！你快组织人抢救埋在底下的师生！我去叫人！

刘玉英发现赵汉山躺在地上，她不顾脚下乱石断瓦，没命地扑过来，脚被桌椅板凳绊倒，她索性没站起来，在地上连滚带爬爬到赵汉山身边，抱住赵汉山喊，汉山！汉山！你咋啦？赵汉山声音很微弱，快，快救学生……

林佳玲终于搬开水泥檩条，把郭小波救出，郭小波的左臂已经骨折，痛得不能动。那边夏青苗又发出惊叫，快来救我妹妹！我妹妹压在水泥板底下啦！林佳玲从废墟上跨过去，夏红云的那只伸在外面的小手已经不再抓挠。林佳玲和夏青苗一起用双手扒瓦砾，有两个学生也来帮忙，他们一起搬开水泥板，搬开压散了架的桌子。夏红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林佳玲抱起夏红云，她拿脸贴到夏红云的鼻子上。林佳玲焦急地喊，谁有手机，快打120急救中心！

几个家长围向林佳玲，都以为她是这个学校的老师，都哭着求她想办法。

4

被埋的师生一个个被扒了出来，人一个没死，但伤了十好几个。人扒出来了，流血的还在流血，断胳膊伤腿的鬼一样在叫，更要命的是赵汉山和那个小女孩子红云一点生气都没有。街道变成了河，急救中心的救护车迟迟来不了，那个校长路富根去叫人再没露面，林佳玲抱着小红云想回家却走不开，她在担心丈夫的事务所挂牌仪式，电话也不通，该去看看，但眼前的惨叫声让她抬不起腿。

熬了三个小时救护车才到，林佳玲帮着刘玉英把赵汉山、郭小波、包小天等十几个受伤师生抬上救护车。林佳玲看受伤的人都上了车，她喘了口气，该做的事都做了，该尽的力也尽了。林佳玲转身去找自行车，夏青苗一声“老师”把她叫住了。

夏青苗抱着她妹妹夏红云哀求，老师，你帮帮我吧！

林佳玲回到车门口，咋啦？

我叫夏青苗，我妹妹叫夏红云，她快不行了……夏青苗要哭了。

林佳玲看夏红云的脸色跟纸一样白，她很替她着急，你妹妹伤得很重，告诉你爸妈了吗？

我家没有电话，老师，你帮帮我吧，我得回去叫我妈。

林佳玲扭头看了看，除了刘玉英和救护车上的工作人员，再没有别人，她无奈地抱

起夏红云，好吧，你快去吧。让你妈直接去市人民医院，我家里还有急事，送他们到医院我得赶快回去。

谢谢老师。夏青苗转身就跑。

林佳玲陪刘玉英把十几个受伤师生送进人民医院，把急救室外的走廊挤得满满当当。

林佳玲抱着夏红云坐在走廊里，不见夏青苗和她妈赶来，她也没法跟方卓然联系，心里很着急，可她怀里的夏红云情况越来越不好，呼吸越来越微弱，她不能把孩子扔给刘玉英。

夏青苗领着秦梅珍和郭全民等一帮学生家长救火一样跑进医院急诊室走廊，秦梅珍抱住夏红云，恐怖地叫喊起来。其他学生见了父母也都委屈地哭喊起来，急诊室的走廊里响起一片哭声。

林佳玲看着这一片哭喊，她也无能为力，好在已经进了医院，有医院和医生就好了。林佳玲想跟他们打声招呼，但看他们都在伤心着急，这些人她谁都不认识，她就默默地看他们一眼，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一声，然后转身离开。

林佳玲刚转身，医生在喊，谁是学校负责人？学校负责人呢？！

刘玉英眼巴巴地看着医生没法回答。家长们都以为林佳玲是学校老师，把医生支到了林佳玲面前。

医生很不满地冲着林佳玲来了，你是老师吗？咋一声不吭，这些人咋办啊？！

林佳玲好尴尬，她一时不知该咋跟医生说。

赶紧想法拿支票来交押金，每人三千！不交钱，不办入院手续，没法抢救，耽误了是你们的事啊！

大夫，我是老师，但我不是城北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我是城北中学的老师。林佳玲尴尬地向医生解释。

我不管你是哪个学校的老师，送病人来就得负责，要抢救，得先交钱，赶紧办理入院手续。

林佳玲转身问刘玉英，你是不是城北民工子弟学校的？

城北民工子弟学校是路富根私人办的学校，我和丈夫都只是在那里临时打工，他不来，谁也做不了主。

林佳玲一听急了，那你们咋办？

医生也说，赶紧跟校长联系啊！不交押金可没法抢救啊！医生说完就回了诊室。

受伤的学生和家长都眼巴巴把求助的目光盯着林佳玲，林佳玲让他们看得很不自在，倒像这事该她负责，她只能向他们解释，真对不起，我不是城北民工子弟学校的，我还有事呢，我爱人的律师事务所今天挂牌，我还没顾得去呢！我得赶紧去，你们赶紧跟学校领导联系吧。

家长们一听慌了，一齐围住林佳玲不让她走

郭全民挡着林佳玲的道，老师，你可不能走啊！你咋好见死不管呢！

秦梅珍也求她，老师，你帮帮我们吧，我们跟学校联系，他们不会理睬我们的。

家长们七嘴八舌，围着林佳玲不让她走，弄得林佳玲哭笑不得，没想到做好事会做出这等麻烦来。林佳玲看着这些乞求的目光，她真受不了，各位家长，赶紧先给受伤的人办入院手术吧！要耽误了治疗咋办！

刘玉英也一脸愁苦，每人要先交三千块押金才能入院抢救治疗。

郭全民火了，去偷啊！偷也偷不来呀！

夏红云开始抽搐，秦梅珍拽住林佳玲，老师，快想想办法吧，先救救我的孩子吧！

医生正好出来，秦梅珍抱着孩子扑通双膝跪到医生面前，现在我们上哪去弄三千块钱啊！孩子快不行了，先救救她吧！我求你了。

这、这、这搞啥！这是医院规定，找你们学校领导啊！医生赶紧逃似的离开。

林佳玲看着眼前这一切，心里已十分着急，她默默地来到刘玉英跟前。

你有校长的电话吗？给校长打个电话，得让他来。

刘玉英十分为难，他的电话是有，不过，我爱人赵汉山是病退后临时到民工子弟学校应聘当的小学老师，我也是下岗没工作才到学校打工，说起来算是学校行政办主任，其实也是临时工，我不敢对他说啥。林老师，他要是想负责，早跟咱一起来了，他是故意躲避，我把他电话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的手机没电了，用你的手机打一下行吗？

用我的打？那他不就知道是我了嘛……

拿我的卡，装你手机上，这样他就知道了。

林佳玲拿出手机，把卡拿出来装到刘玉英手机上，你给我拨号，我来跟他说。

刘玉英拨了路富根的手机号，把手机给了林佳玲。林佳玲接过手机，一听急了，这家伙关机了，他咋能这样呢！受伤的师生咋办？

秦梅珍和郭全民一帮农民工家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林佳玲身上了。

找着校长了吗？

林佳玲无奈地摇摇头，他关机了。

郭全民气愤不已，他还是人吗？这些人的死活他不管啦？

有几个新赶到的家长，误以为林佳玲是学校老师，一齐冲着林佳玲责问。

你们学校这么浑蛋啊！学校的教室塌了，把孩子砸成这个样，连学生的死活都不管啊！

校长不在，我们就找你，出了人命你得负责！

林佳玲有口难言，可她没法埋怨那些心急的家长。

刘玉英出来阻拦，你们搞错了！林老师是城北中学的老师，她路过躲雨，碰上教室倒塌，是她救的人，是她把孩子们送医院来的。

几个农民工家长并没有不好意思。

林老师，你既然管了这事，好事就得做到底！

是啊！你要不管，我们找谁去啊！

玉、玉、玉英……赵汉山气喘吁吁地在喊，刘玉英立即转身过去照顾赵汉山。夏红云又抽起风来，秦梅珍急呼林老师。林佳玲再也忍不住了，她啥也顾不得了，跑过去推开医生办公室的门，里面两个医生一惊。

林佳玲尽量克制，这是天灾，孩子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你们讲点人道主义行不行？咱们的社会咋能见死不救呢？！

医生无奈地解释，不是我们不讲人道主义，我们没这权利啊！违背医院规定，我们还不想在这里干啊！

另一医生道，我们都是听喝的，跟我们发火没用，你得去找院长。

林佳玲拿他们毫无办法，扭头出了医生办公室。林佳玲叫上刘玉英，一起闯进医院院长韩志善办公室，林佳玲已经有了怨愤，尽管她努力冷静地表达，请求医院立即抢救

受伤师生，但这种情况韩志善见多了，他既没有计较林佳玲的态度，也没有怪她们私闯他办公室，他很冷静地向她们解释。

不是我们不管，医院有医院的规定。咱还没发展到全民免费医疗的阶段。我们是企业，药要钱买、器材要钱买，医生护士要发工资吃饭。如果真按你说的先救治再收费，医院都得倒闭关门。先交押金再治疗，正是医院为大众服务的基本保障！要是倒闭关门了，那就啥也服务不了了，目前救死扶伤还离不开经济保障这个后盾。

伤残的师生不及时救治，出了生命危险咋办？林佳玲的话带上了责问的口气。

你要是负责，就该找这个学校的负责人来。

学校的负责人找不到，医院要先交钱后抢救，就这样拖下去，真要是有人死在你们医院的走廊上，我想政府不会不管！这是天灾，要是媒体给你们曝光，对你们医院也不好吧！

韩志善愣了一下，但他还是坚持，不是一个两个人，十几个人哪！起码也得有人有单位担保。

林佳玲被逼得无路可走，她默默地从包里找出个人的信用卡，我今天刚到城北中学报到，身份证和工作证还是原来城市的，我丈夫方卓然是卓然律师事务所的法人，用我的信用卡和我丈夫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担保行不行？

韩志善被林佳玲感动了，冲你这精神，我们就破一回例，不过你明天必须负责落实押金。

我绝对负责！林佳玲再也无法离开医院，办完担保手续，医生们立即投入对师生的救治。夏红云伤势最重，立即送手术室急救。

林佳玲疲惫地陪着秦梅珍、夏青苗和其他家长坐在手术室外等候消息。秦梅珍十分紧张，她攥着林佳玲的手焦虑不安。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叫夏红云的亲属，秦梅珍一听就毛了，问是啥事，医生告诉她，孩子的内脏破裂，出血太多，心跳已经停止。秦梅珍一口气没喘过来，一头晕倒。夏青苗抱住母亲哭喊，林佳玲双手抱起秦梅珍，轻轻地叫她。秦梅珍慢慢缓过气来，啊的一声痛哭不已，那悲痛让人心里一阵阵心酸……林佳玲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林佳玲陪着秦梅珍把夏红云送进太平间，这才和夏青苗搀着秦梅珍一起走出医院大门，她不知道是几点，全城停电，天跟墨一样黑。悲痛让秦梅珍完全没了主意，林佳玲让她找其他家长，明天一起去民工子弟学校找那个路校长，她相信学校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刘玉英非常体谅林佳玲，将心比心，人家为啥呢？非亲非故，她也非民工子弟学校校长，也不是民工子弟学校老师，人家救学生，跟着在医院忙一天，饭都没顾上吃，连丈夫的事也没能顾，还为这帮师生担保了医药费。她看着秦梅珍还缠着林佳玲，实在过意不去了，她立即过来劝阻。

快让林老师回家吧，忙这一天了。我在学校行政办公室，明天你们要是找不到路校长，就到办公室找我，我领你们去。林老师，辛苦一天了，您快回家吧。

林佳玲走出医院大门，外面的世界漆黑一团，她辨不出东南西北，不知道该咋回家。

方卓然睁开眼睛的一刹那，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黑暗，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发生了啥。他眨了眨眼睛，啥也看不见，伸手一摸，摸到了床，他这才明白，他在家里的床上。他歪过身子伸手去摸电灯开关，居然没有电，他脑子一下又乱了，不知发生了啥事故。他呼地翻身下床，拉开窗帘，窗外也是一片漆黑。他使劲眨了眨眼睛，看到了下面黑暗中影影绰绰的房屋和街道。他惊异，这世界是咋啦？咋不见灯光，连路灯都没有。他再抬头看天，这天也出了问题，天上也是一片黑暗，不见月亮，连一颗星星都不见，整个世界没有一点亮色，一片漆黑。他摸到了打火机，打着，抬起手腕看表，已是夜里10点20分。回转身来，借着打火机光，他看到卧室里放着旅行箱和包，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立即从他的心底浮起。

方卓然摸着黑进了厕所，他闻到了那股异味，那是酒菜进肚后经过胃液腐蚀再呕吐出来的气味，能熏死苍蝇。他不敢喘气，他赶紧拉水冲刷。他只记得在海天大酒店敬酒之前的事情，不知道他是咋回的家，也不知道是谁送他回的家。他知道自个儿肯定是喝醉了，而且醉得一塌糊涂，回家后吐了，肯定吐得一塌糊涂。他依稀记得是伍志浩和康妮架他出的酒店，其余啥也不记得了。

方卓然突然想，佳玲呢？她去学校报到就没再回来，佳玲现在在哪？她咋一直没有回来呢？方卓然立即走出厕所。习惯性地摸客厅的电灯开关，开关再一次告诉他全城停电。窗外也还是没有一处亮灯，偶尔有人家的窗户里闪着鬼火一样的烛光。

方卓然慌了，着急地喊佳玲，屋里没有一点回音。方卓然回到卧室，拿起手机打林佳玲的手机，手机回答，对方已经关机。他想起来了，白天下暴雨他在饭店打电话给佳玲，她的手机就关机，咋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方卓然慌张起来，他立即来到客厅，坐到沙发上，打着打火机拨查号台。他查了城北中学的电话，在茶几的报纸边上记下城北中学的电话，然后再拨城北中学。学校那边有人回话，他说他不认识林佳玲。方卓然告诉他是今天去学校报到的那个女老师，特意提醒他长得特别漂亮，这时他也没忘老婆漂亮。那人说，听说学校是新来了一位漂亮女老师，但他那时不在班上，遗憾没能见着，现在学校除了他和另外的保安，再没有别人。方卓然好容易查到学校电话，他不死心，又问晚上学校有没有组织啥活动。那人说暴雨台风把教室的窗户都他妈刮坏了，学校里乱得不成样子，神经病才会有心情搞活动。

方卓然遗憾地扣下电话，他明白再没完没了问下去，那人要骂娘了。方卓然再拨伍志浩的电话，跟伍志浩一接通电话，方卓然的声音就变了声，他告诉伍志浩，佳玲到现在还没回来，佳玲失踪了！佳玲可能出事了！伍志浩安慰方卓然不可能出事。方卓然就跟他争辩，一天不回家，手机关机，学校不见，平海也没有她啥亲戚，连个电话都没有，不出事才怪呢！肯定是出事了！这么大暴雨，这么大狂风，房子倒了，电线杆子倒了，树也倒了，咋会不出事呢！好像是林佳玲不出事他心不甘似的。其实方卓然非常着急慌乱，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他不是希望林佳玲出事，他是怕林佳玲出事，他是急于要证实林佳玲没有出事。他责怪自个儿，不该让她去学校报到，他不该喝这么多酒，醉了一天也没法去找她。这么一说，没有答案，没有下落，那林佳玲就真出了事，方卓然便呜呜地哭起来，越哭越伤心，仿佛他再也见不到林佳玲了，这世上再没有他的那个漂亮的老婆了。

伍志浩让方卓然哭得没了主意，他让他赶快报警。伍志浩提醒了他，方卓然立即停



住哭，随即向派出所报案，警察详细记录了林佳玲的情况。方卓然报完案，更是坐立不安，他在屋里转，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咋办。方卓然在屋里转着转着，刷！客厅里的电灯突然亮了，把方卓然吓了一跳，他像躲避炸弹一样歪到沙发上。他立即打开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暴雨袭击平海的新闻，方卓然顾不得看，他一会儿看墙上的钟，一会儿看电话，他忍受着时间和电话的煎熬。煎熬中，他突然被电视里新闻主持人的话给镇住了，主持人说，这场暴雨，让平海市全市停电8个多小时，城北区停电长达14个小时。据初步统计，全市有36处房屋倒塌，倒树、倒电线杆不计其数，死亡人数已超过20人，受伤人数超过260人……

方卓然呼地站了起来，他嘴里念着，死了20人，伤了260人……他突然吼了起来，佳玲一定出事了！佳玲出事了！

方卓然忍受不了折磨，他立即又拿起了电话，拨了号码，焦急地询问，派出所吗？有没有林佳玲的消息？

死亡人员名单里，目前还没有发现林佳玲的名字，受伤人员只有数字，没有名单，有消息，我们会立即通知你。

谢谢！一有她的消息，请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方卓然放下电话，仰到沙发上。他躺着对天棚吼，老天爷！为啥要这样对我？我们过得容易吗？我做错了啥？！

门吱呀一声响。方卓然躺沙发上扭过头来，林佳玲疲惫不堪没精打采地走进家门。方卓然从沙发上蹦起来，连鞋都没穿，他激动地叫了起来。

佳玲！佳玲！

你还没睡啊？林佳玲疲倦得说话都没精神了。

方卓然扑过去一下抱住林佳玲，你可回来啦！

对不起，我手机没电了，没法给你打电话。林佳玲的话非常温柔。

这一天，你上哪去啦？

一言难尽，我快累死了，我得先冲个澡，身上脏死了。林佳玲的确太疲劳了。

方卓然内心涌起劫后余生般的激动，他一下蹦到沙发上，激情无法表达，他嗷嗷地连吼了三声。

洗过澡的林佳玲，如出水芙蓉，秀气地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拿着一盒饼干吃着。方卓然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听林佳玲一边吃一边说一天的经历。方卓然听着听着，突然感觉不认识林佳玲了，他十分新奇地看着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是我的老婆吗？说好了从学校一回来就去参加挂牌仪式，她却不停不哈去做了这些事，他为她急得放声大哭，她却没想到要给他打一个电话报一个平安，他无法理解，情绪一下子转到另一头去了。

林佳玲忽然发现了方卓然疑惑的眼神，她停下回忆，也停下咀嚼，半块饼干还在手里，眼巴巴地看着方卓然。方卓然的眼神让她感觉她好像做了很错误的事，她在等待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方卓然把林佳玲看了半天，然后不知所以地收回目光，他抬起右手，闷头挨个儿看自个儿右手的指甲，像在欣赏一件艺术珍品，一边看一边不经意地问，你冒着狂风暴雨去救了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嗯。教室倒塌了，老师和学生都埋在废墟里，那一片挣扎的手脚，把我都吓晕了。

方卓然继续看着自个儿的手指问，救出来之后，你又把他们送去医院？